



全集目錄

卷之七

附

詔

劄

書

譜

檄文

皇帝答辭開封尹詔

皇帝答乞拘留敵使詔

皇帝賜恩撫獎諭詔

皇帝答第十一疏乞回鑾詔

皇帝答辭進資政殿學士詔

皇帝答第二十三疏恩撫慰勞詔

大元帥答勸進劄



大元帥再答勸進劄

大元帥答請討張邦昌書

大元帥分領勤王兵檄

大元帥分領勤王兵檄 二

大元帥分領勤王兵檄 三

抗辯拘留敵使疏

許景衡

乞褒封狀

子穎

年譜

喬行簡

宋宗忠簡公全集卷之七

二十一世孫文燦敬修

詔

高宗皇帝答辭延康殿學士開封尹詔

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國家制均諸郡溥循銅
虎之規體重別都特厚玉麟之寄矧今京邑實古
大梁億載之所卜年列聖於斯御極肆朕纂承之
始暫為巡狩之行倚貴臣而居留仍兼官於尹正
庶幾彈壓克用救寧卿堅強敢為慷慨自信威足

以禁暴明足以燭奸善良恃以帖安豪滑為之戢
息茲陞華於秘殿俾增重於中都何必謙為形於
奏牘往膺褒顯以副眷懷所請宜不允

建炎元年八月 日

皇帝答乞拘留敵使詔

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寬朕顧憂深所倚仗但拘
留金使未達朕心宜遷置別館優加待遇朕之待
卿盡矣卿宜體此

建炎元年八月 日

皇帝御賜恩撫獎諭詔

昔漢趙廣之尹京兆民稱頌不容口以為自漢興
治三輔者皆莫能及朕念京師兵火之後遴選撫
綏彈壓之才以卿帥府舊僚從班耆宿擢居尹正
之任肅然政令之行摧折豪強發摘奸伏剛果不
撓盜賊屏跡懿考前躅能以嚴治威克允濟亦莫
如卿比陞秘殿之隆名仍專留司之重寄視古無
媿乃績可嘉載惟王畿千里之封實為諸夏本根
之地都邑間閭之衆既遂謐寧甸服田畝之間益

當安輯以至練防衛之兵謹守城之備經營財用
預思可繼之圖拯濟艱虞務存善後之策諒卿體
國之志必通時事之宜嗣有寵休靡忘褒贊故茲
昭示想宜知悉

建炎元年九月 日

皇帝答第十一疏乞回鑾詔

朕惟上都據四方之中開基歷十世之久祖宗創
業置諸奠枕之安城社奔流勢若建瓴之順茲請
特巡之制姑為近甸之行思宏濟乎艱難致殫勞

於櫛沐每念本根之重嘗思監守之懷迄綏靖於
侯邦即趨歸於觀闕任卿司守屬在王畿共傾戴
后之誠來効回鑾之請聽言忠盡良劇嘆嘉

建炎元年十月 日

皇帝答辭進朝散大夫資政殿學士詔

無德不報實賞典之所先有功見知迺衆情之共
悅矧玉麟之重寄屬荷橐之名臣於義當褒欲辭
焉可卿慷慨而有志鎮靜而好遠謀縱橫康世
之圖談笑適時之畧肆朕省方於淮甸倚卿居守

於汲都更歷春冬帖安京輔屹若長城之固晏然
奠枕之寧雖蕭何之撫關中寇恂之守河內以卿
比迹於古有光特陞秘閣之峻資仍進文階之崇
秩并昭異數丕表茂功何必封章以避休命深嘉
冲節難徇雅懷宜亟欽承庸昭眷遇

建炎二年二月

日

皇帝答乞回鑾第二十三疏恩撫慰勞詔

舜巡四岳當歸格藝祖之文周撫萬邦存王歸在
豐之訓庸如帝王之軌範咸以都邑為本根朕遭

時多艱思世大治永懷撥亂之策不憚省方之勞
俟救寧之有期即旋復之何晚夙夜軫慮寢食不
忘雖王者以天下為家曾靡常於臨幸而臣子視
君猶父得無鬱於瞻思卿留居千里之畿拱護九
重之闕合數十百函之奏傾億千萬衆之心渴聞
鳴蹕之音虔舉回鑾之請備觀忠藎深可嘆嘉

建炎二年五月

日

庚炎二年五月 日

如戰之音或舉回鑿之請辭歸忠盡我下勤盡
重之闕合幾十百函之奏酬對千萬眾之
岳斷父野無鬱然細思世豈有之端想
志艱王昔以天下為家曾事帝幸而百子
矣殊寧之育朕明茲對之可與夙外傳
却多購思世大命來勳繼謂之若
不與於文之勞

劄

大元帥答勸進劄

兵馬大元帥皇帝弟康王答副元帥宗待制契勘敵
人犯順輒肆剽侵大兵前驅本期殄滅亟聞失守遂
蔑戰功未惟太祖創業垂二百年二聖在位幾三十
載既遭蕩析迺至播遷涕淚橫流心肝糜潰有天有
地古今所未嘗聞為子為臣夙夜實不遑發方行追
躡誓必邀迎念元帥之權實出上意顧國家之任難
徇衆情所請難議施行

大元帥再答勸進劄

兵馬大元帥皇帝弟康王答副元帥宗待制契勘金人披猖鑿輿播越詔令不下無所稟承遐邇民心翕然見屬謂天下之動必正於一故連日之請迺至於三雖輿情難以輒違而孝心有所不忍方將徧覽所上詳熟以思俟入京城款謁宗廟若鑿輿未還欲撫定民庶權聽國事實所不忍宜體此意無復苦陳

書

大元帥答請討張邦昌書

御咨目上元帥待制臺座初夏漸熱伏惟總御師徒勤勞王事臺候萬福某去歲使敵營中道輟行所携不過千人閏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民兵進未及畿已承再和之詔繼得禁書又戒生事且防忌噐未敢輕舉但分屯近畿為逼逐之計閱日既久賴知敵情不免督兵前去繼聞領兵戡難感涕交頤即具公文當已呈達今聞大臣之在敵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

託而二聖二后青宮諸王北渡大河五內殞裂不如
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孽徒身膏草野以救君父
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仁聖臣民歸戴天意
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力具成
忠孝本意除已具公文外伏望賈作士氣開曉士心
奉迎君父永安社稷以成不世之勲某不任痛憤泣
血懇切之情所有受敵付託之人義當誅討然聞二
聖之在郊已膺僭偽慮百官之謀國或出權宜未當
輕動徒使京城重擾軍民被害致欲按甲近城容某
移書問故得其實情即時關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
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望早察未瞻會
聞尚冀厚為宗社所賴保倍台重不宣

復批曰近有尚書省劄子於濟鄆間訪求行府語
意無他尤宜謹重仍嚴備也

意無出此宜重外議

對其曰且百尚書皆降于外

聞尚書早無宗林所聽

非式所輝也豈必并念

涉書問始其實計明却

檄文

大元帥府分領勤王兵檄文

靖康二年二月初七

兵馬大元帥府契勘金人長驅再來攻圍京城當府

近自河北被旨勤王已領大兵過河與諸路會合前

進解圍救援君父夙夜痛心惟恐緩期尋據興仁府

申到曹樞密所傳蠟書手詔及樞密院礮書白劄子

當府尋節次探得金人自京城劄寨擺布北來直至

東明宛亭南至胙城東跨五丈河西抵黃河水洩不

通度其奸計一則把截以防北來勤王之師二則恐

朝暮不測迤邐進寨漸回東北前來窺伺吾軍若不
前起慮落奸後立見危殆今合將諸頭項人馬節次
分遣於開德府興仁府濮州柏林鎮廣濟軍單州一
帶擺布駐劄除權邦彥尚公緒常景王孝忠孔彥盛
隸宗元帥外今撥濮州間丘陞姚鵬孫振等共二萬
四千人並仰聽宗元帥節制仍各深切體認今來擺
布人馬與寨柵一如對壘相望足以伺察動息仰更
切不可住遣信實得力人偵探多方尋路前去鉤索金
人去住之意久近之期所嚮之方如是不測引兵前
來侵軼仰火急戒嚴持重以待乘便掩殺仍一面馳
檄諸處相為應援及節次不移時飛申當府以憑差
撥人馬前去策應如是探得京城動息或有釁可乘
要須審度可否飛申當府當審詳事宜約南京宣總
司催促陝西江淮勤王師帥相與審度然後剋日大
舉互相應援務在警懼以備不虞庶幾上應詔旨不
悞國事

再分領勤王兵檄文

二月初九日

契勘當府今月七日已劄宗元帥節制開德府濮州

等處諸頭項人馬與宣總司互相應援務在警懼以備不虞要當審詳毋或輕舉庶幾上應手詔不悞國事並劄宣撫司炤會外今再簡蠟書手詔及樞密院指揮大意謂金人登城歛兵不下已通和好勤王人馬未可向前恐徒悞國今來雖已劄下開德府駐劄宗元帥節制濮州閭丘陞姚鵬孫振及將隨軍陳淬一行諸頭項人馬並聽節制及宣總司互相應援切慮隄備未謹審度未盡仰逐處更切差得力信實之人前去京城以來多方偵探如是登城之敵未有退

期及胙城衛南韋城宛亭東明南華等處敵寨稍有隙可乘便合隨處事宜審觀形勢料度彼已見得委是以前前進即仰一面進寨駐劄與附近人馬遞相關報互相應援仍申當府以憑策應不可守株如未得利便不宜妄動上悞國計即日具本處動息及探報到事宜具狀飛申并仰宣總司炤會令徧牒陝西江淮諸路勤王師帥炤會施行

分領勤王兵檄三

二月十八日

契勘金人歸期全未見的確信息不通或云繫橋或

云絞筏不久渡河然登城之敵至今不下大寨或有未起小寨旁列四起劫掠吾民搬運糧料或候麥苗長大可以喂飼牛馬方可北歸是未有去計講和之說實欵我師觀其形勢慮包詭謀今劄見在開德府副元帥宗修撰宜加意召募信實之人前去偵探如是得委有奸計尚或窺伺京城未有退師之意仰詳審形勢料度彼已隨處糾合附近諸頭項統制官兵剋日進寨於近京駐劄張大軍勢逼脅令去仍宜持重明遠斥候毋致反落奸後不得先以兵馬挑弄自

啓敗盟之釁如舉師之日先告諭開德府濮州各嚴備守禦其逐處城上地分先已撥布若軍民之兵不得一例起發使各保守以防乘虛并仰南京宣總司炤會一依今來指揮各精細覘探互相關報會合進寨約於近京駐劄務要聲援相應仍下河北運判顧大夫京東運副黃龍圖隨軍轉運梁修撰等各隨處應付錢糧不可小有缺悞

亦付幾豈不何小育姓別

大夫京東監國黃龍圖軍轉運使劉等各領處
憲臨於世京錫階發要聲對時懸四不何北監供
臥會一亦令來能戰各許臨時對互時開時會合
新一四賦發對各利守心切乘並并中南京宣德
爾守禦其率與如十此合夫日繼而若軍刃之其不
亦規置之譽也舉而之日夫寺館開書亦難依各

疏

尚書左丞許景衡抗辯拘留敵使疏

臣竊聞讒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事未知是否如
何宗澤之為人及其為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未知
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拘留金國使人此誠宗澤之
失也然原其本心只緣忠義祇激出於輕發未審國
家事體耳不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渡淮以
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為尹威名政績
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

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每以為去冬今春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非才之故使當時有如宗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今若較其末節小疵便以為罪而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愚竊以為過矣况宗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繼參幕府宣力尤多今尹天府其績效又章章如此則其所為終始亦可觀矣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恕亦已甚且

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罷宗澤則當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宗澤者乎若有其人則除受交割尚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宗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才難得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為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為宗廟社稷下為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敵治民之功天下甚幸

建炎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論列章疏劄下炤會
送京城留守宗延康

狀

公子頴乞褒封狀

契勘先臣父澤知磁州日主上在潛藩以使事過郡
父力陳敵情巨測因留不行逮主上開元帥府父實
副之敵合數國大入二聖北狩父上章乞早登寶位
以定民志至於再三批答具存又抗章以生靈俟望
天意有在懇切推戴至除京城留守敵騎屢擁大兵
過河意欲深入命將出師特挫敵鋒遂至遠遁逾年
不敢南向秉志盡節勤勞有為天下共知無待縷陳

當是時重以二聖遠在沙漠主上巡幸淮甸日夕憂
勤會集師旅聲勢大振自請身先士卒收復兩河尅
日指期冀成中興之功憂鬱成疾遽先朝露竊緣父
平日但秉孤忠上酬知遇不能阿附權臣坐此痛遭
阻抑一時褒封反不逮尋常恩數伏念父頃司留鑰
而主上駐蹕淮甸頗獲奠枕及父棄世之後敵騎長
驅遽自江淮直至二浙以此較之當日為國屏翰不
為無功又念父忝預大元帥府僚屬遭遇推戴之功
非特生前為權臣所沮不得盡其所長至於身後亦
先臣勲績優賜褒贈以慰忠義之魂

奉

聖旨與賜謚下禮部太常寺擬議

聖旨與題諸不豔暗太常寺誌

奉

去日燠熱對題稟觀以恩忠奏之
無出典與天下之士無以嫌憐於聖
許願稟奏每會

忠簡公年譜

公姓宗氏諱澤字汝霖系出南陽漢汝南太守資公
之裔五代之亂其祖避地江南居婺州義烏世為
義烏縣人母夫人劉氏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而
生有金麟現於縣治二都宗堂時宋嘉祐四年己
亥十二月十四日巳時也公為人端方質直平居
不妄笑語律已甚嚴事悖於禮雖毫髮不犯義所
當為鼎鑊在前不恤為文不事雕琢渾然天成於
書無所不讀尤邃左氏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而

自奉甚薄

元祐六年辛未公年三十三登馬涓榜進士廷對直陳時病幾萬餘言主文者惡其直置末甲

元祐八年癸酉公年三十五以將仕郎調大名館陶縣尉攝邑事不奄月訟庭闐然

紹聖二年乙亥公年三十七呂惠卿帥鄜延辟公置幕府辭即檄與邑令視河壩公適喪長子捧檄遽行惠卿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於道中使監督甚急公上書帥司身任其責乞需之至初春上聞從之

紹聖四年丁丑公年三十九河浚成所活甚衆

元符元年戊寅公年四十循通仕郎遷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公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擢科者相繼起里閭惡少嘗十百為羣持蛇虺擾民以規利前令不能禁公密白之州籍其壯者為軍風遂革

元符三年庚辰公年四十二調文登令未幾丁母淑人贈夫人劉氏憂

崇寧二年癸未公年四十五調萊州膠水令有溫包者挾勢害民公案前後犯法治之有強賊百餘人侵縣境公率僚屬親捕之一士族女被掠匿旁郡不能獲公徑造賊壘取女以出斬首五十餘焚其廬州奏功於朝進文林郎同社生林迪者先公登第官萊之別邑以病告公親往視之力任後事以迪女妻康森以親女妻森之弟劬申愛好焉迪子懋從公討賊得官為文登令卒於官公厚以俸資其行

崇寧五年丙戌公年四十八丁父贈朝散大夫公憂大觀三年己丑公年五十一循承直郎再調晉州趙城令修媯皇祠新趙簡子廟上書於朝請陞縣為軍書聞不盡如所請公曰今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矣

政和三年癸巳公年五十五以薦改奉議郎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督責急州縣惶懼相與斂錢賂上下胥吏公獨具狀申提舉部使者怒欲劾邑官公曰此澤意也獨書銜以上獲免為青帥

王粵所知辟置幕府

政和五年乙未公年五十七有旨遴選能吏差通判登州有宗室財用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公條奏除免黃縣有大俠請於朝大起夫役治河事公條具申乞寢罷道士高延昭者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貸朝廷遣使結女直為海上之盟公語所知曰軍興多事自茲始矣磨勘承議郎

宣和元年己亥公年六十一丐祠得主管南京鴻慶

宮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著書自適有終老之志會延昭倖用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林靈素主坐禱職編置潤州居丹徒

宣和三年辛丑公年六十三兄汝賢卒

宣和四年壬寅公年六十四夫人陳氏卒藁葬丹徒京峴山結廬龍目湖上經郊恩叙宣教郎就差監潤州都酒稅盡心迺職

宣和六年甲辰公年六十六除通判巴州事

靖康元年丙午公年六十八御史中丞陳過庭等列

薦召赴闕奏對三策上嘉之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力奏名不正請改計議使議者謂公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不遣公抗章論列宰相非其人九月除朝奉郎直秘閣知磁州磁經敵騎蹂躪人民逃徙不復可守公出俸募義勇為固守計不逾月而辦時大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公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往援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十月真定陷河北居民震恐公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并上之十一月詔加秘閣修撰幹離不叩磁

州公以神臂弓射走追擊大敗之康王再使金行至磁公力陳敵情諫阻勿從因假神以留請謁嘉應祠夜以神馬啣車輦以塞其路王遂回相州閏十一月奉皇帝蠟詔充兵馬副元帥奪李固渡遺壯士夜擣之破三十餘寨大元帥承制除集英殿修撰

靖康二年丁未公年六十九正月自大名至開德捷敵十三戰上大元帥書乞檄諸道約日進兵又移書趙野范訥魯懋約入援京城無一人應公以孤

軍進南華遇敵敗之三月敵寇開德公遣孔彥威
敗之犯濮州遣權邦彥敗之復向開德遣邦彥彥
威合擊敗之公親提所節制兵進衛南直入躬冒
矢石大敗之公曰敵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必復來
乃募徙軍南華敵果至得空營大驚敵自是不敢
復出兵公遣兵過大溝河襲擊屢戰屢捷大元帥
承制除徽猷閣待制聞二聖北遷公即臨濮提孤
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迎復乘輿而勤
王之兵無一至者屢狀乞大元帥康王進位以定

民心五月王南京即位改元

建炎元年詔公赴行在覃恩轉朝請郎六月入對涕
泗交頤陳興復大計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提
舉隨房郢州兵馬巡檢事改知青州上丞相李綱
書七月知開封府到京城首發為敵之淵藪者誅
之由是盜賊屏息市肆商賈如舊除東京留守八
月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具狀辭復
詔不允賜對衣金帶鞍馬屢詔獎諭感上知遇益
自奮勵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措置各有

條緒上疏乞回鑾益力招巨盜王再興丁進李貴
王善揚進王大郎等兵有餘萬悉聽命効死各賞
有差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公竒為將材釋罪令
復汜水立功補為統領授以陣圖戒毋野戰後遷
飛為統制軍聲大振敵人不敵稱名上遣中使傳
宣撫慰

建炎二年戊申公年七十正月敵自鄭直抵白沙公
命榜市張燈弛夜禁密遣劉衍夜擣之大捷二月
敵再犯西京公遣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趨鄭大
敗敵衍班師敵復入滑張搆請往衆寡不敵搆為
所害公聞報遣王宣往援設竒取勝公即令宣權
知滑州迎搆喪還為服緦麻哭甚慟厚恤其家乞
卹典詔進公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辭復詔上表
謝詔進禦鎮江統領都統元帥賜對衣玉帶鞍馬
三月獲酋長王策於河上公親釋縛解衣與語策
感泣盡陳敵情召諸將議決大舉之計泣約即日
渡河詔賜茶藥及傳宣撫慰四月斬統制趙世隆
釋其弟世興令取滑州克敵誅鬻芻之趙海給資

糧文憑與契丹漢兒及被擄民榜示陷沒州縣奏
乞差崔興知西京閭勅保護陵寢乞修隆德宮迎
復二聖五月乞改修寶籙宮遣少尹范世延及子
機幕穎詣闕請回鑾上撫勞賜予有差六月起師
結連諸忠義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權臣忌嫉從
中阻之積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問疾公囑曰殲
滅仇方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墮淚
公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
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是日風雨晝晦

星殞於營為七月十二日未時也公先乞休特進
朝散大夫依舊資政殿學士繼以遺表聞時已有
旨拜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至是贈觀文
殿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公薨之日朝野無賢愚皆
為號慟三學之士為文弔之公子穎居戎幕素得
士心都人相與請於朝願以繼父任時朝廷已命
杜克留守以穎直秘閣克留守判克酷而無謀盡
反公所為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穎屢爭不從力
乞終喪得請與岳飛扶柩歸京口與夫人陳氏合

塋於丹徒京峴山頴乞謚於朝賜禮部太常擬謚
議危身奉上曰忠正直無邪曰簡加贈開府儀同
三司卹典廕一子五孫曾孫十八人知婺州金華
余翺為公狀顯謨閣學士曾懋為墓銘樞密副使
岳飛建功德院於雲臺寺吏部侍郎知鎮江軍府
俞烈即墓道建亭堂教授方符裒其文集藏於學
宮

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軍府婺州喬行簡著

全集目錄

卷之八 附

言行錄

卷之九 附

事狀

宋宗忠簡公全集卷之八

二十一世孫文燦敬修

遺事

言行錄

新安朱熹
晦菴文公

宗公諱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宋元祐六年登進士
屢遷奉議郎宣和元年以言事謫潤州就差監酒
務除通判巴州靖康元年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
卿加直秘閣撰知磁州除河北義兵都總管詔為
兵馬副元帥康王奏加集英殿修撰徽猷閣待制

王即位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改知青州李綱
薦改知開封府為東京留守加延康殿學士兼開
封尹加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敕尚書兵部郎中
進禦鎮江統領都統制兵馬大元帥建炎二年七
月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而以訶聞
進階朝散大夫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年七十卹
典初行用侍從恩數進六官以通議大夫誥其第
屢加至開府儀同三司

公自幼豪爽有大志伉直好義年三十三登元祐六
年辛未馬涓榜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
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延檄公與
邑令視河壩檄至公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
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
冬役夫僵仆於道中使督之急公上書其帥曰時
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
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

呂惠卿辟為屬辭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公為建
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

繼起里閭惡少嘗十百為羣持蛇虺擾民以規利
前令不能禁公白之州籍其壯者為軍日得百餘
人風遂革調文登令未幾丁母憂

崇寧二年調萊州膠水令膠號劇邑豪奸宿蠹挾勢
害民有溫包者恃險虐人公案前後犯法治之州
別駕與包連姻以位臨曰令敢爾耶公曰包犯法
其以法治不知其他也有強賊百餘人侵縣境公
親率僚屬捕之一士族女被掠匿旁郡不能獲公
越境徑造賊壘取女以出斬賊五十餘焚其廬奏

功於朝進文林郎

大觀三年父艱服闋循承直郎再調晉州趙城令下
車修媯皇祠新趙簡子廟請升縣為軍書聞不盡
如所請公曰方今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
吾言矣

政和三年知萊州掖縣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以
供在京惠民和劑局用督責急如星火州縣百姓
競屠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斂錢以
賂上下胥吏丐免公獨以狀申提舉曰方時疫癘

牛飲其毒則病結為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脂安得黃可取使者怒欲劾邑官公曰此澤意也獨衙以聞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歡呼感戴者

在掖縣時直龍圖閣范純粹知公深每對客語及作縣則曰如宗君雖古循吏未見其比尤為青帥王粵所知辟置幕府未幾粵罷中書梁子美繼公投檄丐去子美驚曰聞公名舊矣何疑而遽去也公力辭不獲子美欲新青城壁擬拆齊之樓櫓以助增修檄公往視公曰齊亦吾地損彼益此人必以公為隘願勿毀子美忻然從之後有旨遴選能吏子美以公名應選

通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公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直盟海上謀夾攻契丹公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遂乞祠得主管南京鴻慶宮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管樂命世出處不苟

宣和元年通判登州時道士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窮

治之不少貸延昭至京師得倖用事因林靈素訖
公改建神霄宮不當既乞祠歸猶坐削權羈寘潤
州四年以郊恩叙復就差監潤州都酒務妻歿藁
葬於京峴山結廬龍目湖六年除通判巴州

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克和議
使公奏名不正請改為計議使上不從公曰是行
不生還矣或問之公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
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公剛方不屈
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磁經敵騎蹂躪之餘

人民逃徙帑廩枵然公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
募義勇為固守不移之計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
率託故不行公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
食耶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往援上嘉之
除直祕閣謨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

幹鬻不犯慶源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叩磁州公擐
甲乘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
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構奉淵
聖詔使其軍議和王雲副之王既出城雲曰京城

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此幾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一時辰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公初為宗正少卿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宣撫副使提兵不進并劾雲張皇敵勢仍乞邢洺磁相趙五州各養精兵二萬敵至一郡則四郡相應上善之雲至京上以章示雲雲憾之切骨

金人渡孟津至河陽詔康王構奉使復如金資政殿學士王雲副之由滑濬行至磁公以守臣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已為奸臣所悞今敵又詭辭以致

大王復為奸臣悞耶願勿行因假神以留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玳康王出謁嘉應神祠公遮道諫曰其兵皆在山村急則召至殊不費糧不如暫留審視國勢以圖恢復副使王雲責公曰公前日見劾何也公厲聲指雲曰如公固不足劾張皇敵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我哉父老執雲殺之廟有馬是夜果啣車輦等物以塞去路公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從臣皆勸王遂回相州欽宗使秦仔等四人齎蠟詔如相州拜康王構為天

下兵馬大元帥公副之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王奉詔嗚咽軍民感動王發相州渡河至大名公部二千兵至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城之圍汪伯彥等執講和之說請王移軍東平王遂東去公請自領兵至東平許之公進屯開德揚聲大元帥在軍中壬申王已約諸路兵合而東平去京師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癸未公帥兵至韋城與敵大戰敗之王奏除集英殿修撰遷徽猷閣待制時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道君皇帝御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受於是濟之父老請王即位於濟公言且開府於南京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

公先在磁州屢乞會兵奪李固渡以斷敵歸路衆議不可公乃自遣其將秦光弼張德領兵趨渡至安城縣敵騎千餘人過北城二將出西門夾擊之敵潰斬首數百級併獲其齎糧敵既敗乃留兵分屯公遣壯士二千人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十二月會帥府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公先諸軍履冰渡

河至康王大悅公乞進兵援京師汪伯彥等以為狂譎不情公亦詆伯彥等為失策曰敵人狡計百端豈可深信當速進兵直詣都城第言兵民欲見君父既兩國通和可亟退師如敵有詭謀即援兵已到無能為也伯彥等執和議不可破公遂自請兵往援伯彥等勸王遣公先行王許之自是公不得預帥府中謀議矣

公自朝廷徇北意遣曹輔往河北迎康王何臬請上於輔衣屑礬書詔以傳密旨輔言不見王而還金人又促再遣張澂以蠟封詔行澂至開德語諸將未可進兵公怒命將士射之澂與同行金人俱遁公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魯楸約合兵入援三人皆笑以為狂無一至者公奮願擊敵引孤軍進至衛南都統陳淬曰敵方熾未可輕舉公怒欲斬之諸將羅拜乞貸淬効死公命淬當先贖過淬進兵未十里與敵遇出敵不意敗之於長垣遂得韋城縣公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

必復來使悉其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移其軍於南華敵果至得空壁大驚自是憚公不敢復出公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金人攻開德公遣孔彥威與戰敗之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公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公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公下令曰今日進退

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奮勇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數十餘里公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用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

金人逼二帝北行公聞之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襲敵敗之時四方勤王之師只留近甸惟公力戰公得敵所掠人謀引兵渡河據敵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公號慟即自臨濮引兵趨滑州走黎陽抵大名欲徑渡河邀迎二聖而勤王之兵一無至

者又知張邦昌僭位擬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令毋輕動宜按甲觀變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復上書於王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爾所謂道者有五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奢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偽公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屢狀勸進五月庚寅朔王即帝位於南京公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帝欲留公黃潛善等沮之除

龍圖閣學士出知襄陽府聞潛善等復倡和議上疏言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此祖宗基命受命之地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奈何輕聽奸邪附敵張皇之言遂自分裂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為徧伯爾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賊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

公至南都見尚書右僕射李綱與之語國事慷慨流

涕時開封尹闕綱為薦公曰京師本根之地新經
擾攘人心未安非得人以鎮撫之不獨外寇為患
亦有內變可虞非宗澤當職不能綏復舊邦上許
之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
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
盜賊縱橫人情恟恟公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
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
息人情粗安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威望日著屢出
師以挫敵上疏力請帝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
備巡幸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賜襲
衣金帶鞍馬

金使牛太監等八人以使偽楚為名直至京師公即
械繫之且以聞於朝曰今敵假使偽楚為名來覘
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此我宋興衰治亂之
機也有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公移所拘金
使於別館公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奸臣之語
浸漸望和為退走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
官奉迎神主棄河東河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

忠武堂世系 卷之八
糞壤草芥畧不顧惜又令遷金使於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敵人情款何其厚而於國家訐謨何其薄也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如以臣言為狂願賜褫削投之遠惡之地以快賊臣之心上親扎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京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公䟽請上還京益力

汪伯彥黃潛善等皆忌公欲罷之中丞許景衡抗䟽極言宗澤之為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得宗澤方能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上悟封所上章示公公賴以安

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公以為憂乃渡河約招撫使張所等共議事宜以圖恢復募義勇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用五十有五人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公徃來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忠義民

兵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皆開濠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用者乃上表曰今金兵尚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復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狂類乎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汪黃皆笑以為狂張慤獨曰

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如揚州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公一見竒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三月登城不下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公謂飛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公是其言同叅機務飛由此知名金人自燕山由滄州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

梁嚴兵自固公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爾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不敢向汴夜斷河梁遁去

敵兵自鄭州直抵白沙距京僅數十里都人甚恐僚屬入請守禦之策公與客對奕笑語若無事諸將退布部伍撤吊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公聞之命諸軍士悉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為我禦敵時公先遣劉衍劉達各將車二百乘

戰士二萬人在鄭滑間矣又遣何賢郭俊民各選精銳數千助之戒曰宜繞出敵後設伏要路毋輕出戰俟其至則縱兵夾擊之且諭寮屬曰上元密邇盍舉舊法行之命榜市張燈五日暫弛夜禁士民車馬往來不異平日敵遊騎至城下疑不敢入劉衍等與敵遇大戰敗之悉得其輜糧收燈之夕捷書鼎至人始知元夕乃王師捷戰於板橋時也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公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

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又連結兩河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公節制屢疏力請回鑾言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敵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河外蓋奸邪之臣為北人方便計為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毋阻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帝降詔擇日還京既而用黃潛善等計不果

二月加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奉大夫河北盜楊進號沒角牛聚眾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各擁眾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州縣公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丁進引部屯京城來謁諸將請以甲士衛公曰正當披心待之爾及進至惻勞如故吏翌日請公詣壁公許之進益感畏降楊進尤所敬慕願効死

粘沒喝據西京公遣部將李景良闔中立郭俊民領兵萬餘趨滑鄭與敵戰為敵所乘中立死俊民降景良遁去公捕得景良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罪猶可恕私逃是無主將也命斬之既而俊民與敵將史儀及燕人何仲祖直抵八角鎮都巡丁進與之遇生獲之俊民出敵書招公曰留守素著忠勇為時名臣若能憫恤民命倒戈納款高爵厚祿我主何惜焉尺書到日留守其熟思之公觀書裂擲於地怒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敵游說狗彘不若何面目見我乎粹而斬之謂史儀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以兒女子語誘我乎并斬之謂仲祖曰汝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

敵分三道入寇一犯滑州公聞之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欲親往援張撝請行公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與金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

生何面目見宗公公聞撫急遣王宣以五千騎往
援撫已再戰而死後二日宣至滑與敵大戰敵夜
濟河復邀擊殺傷甚衆公即命宣權知滑州敵自
是不敢犯東京公親迎撫喪厚恤其家

有王策者本遼舊將善用兵虜以千餘騎付之往來
河上公遣王師正擒至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坐堂
上與語曰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今女直辱吾主
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汝何不悟策感泣誓死
以報具言敵虛實得其詳公益喜遂決大舉之計

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
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奮掩泣聽命

公遣判官范世延機幕子穎奉表詣行闕請上還京
曰京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祖宗二百
年基業為意早賜回鑾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
賊屏息強敵寢謀臣若誤國一子五孫甘被顯戮
此公第十二疏也上答詔諭以旦夕北歸之意勅
尚書兵部郎中進禦鎮江統領都統制兵馬大元
帥并賜對衣玉帶鞍馬復上表謝乞回鑾

公初去磁時以州事委付兵馬鈐轄李侃將校郭進作亂統制官趙世隆與進殺侃至是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來歸將士頗疑之公曰世隆本吾一校爾何能為世隆入拜公笑詰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耶世隆辭服命引出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左右皆懼公徐謂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會滑州報敵屯城下公謂世興曰試為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至滑掩敵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公復厚賜世興

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斃之覘事者告公公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公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公笑謂其次將曰爾等無罪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

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公出片紙以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為

二人相視慙沮而退公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

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公選契丹漢兒引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人刷君父之耻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渡河為信驗令持數百本去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為據付中國被掠在北之人公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克復可指日計嘗謂人曰事可舉矣上回鑿當以身先因驛遞以聞

公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勇合百餘萬糧支半歲又聞兩河州縣敵兵不過數百餘皆脇使金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公召諸將約日渡河皆掩泣聽命屢疏力請回鑿且請修龍德寶籙宮以備奉迎二帝上遣中使賫詔撫諭并賜茶藥

六月報敵分道渡河詔韓世忠與公率所部迎敵公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公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

先發金以重兵攝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公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彥所部勇士數萬面刺八字誓殺金人不負趙王號八字軍約日趣太原公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濟相等處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王大郎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水寨忠義之民響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願陛下早賜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可必立致奏入黃潛善等忌嫉成功從中陰沮冀有志弗就公嘆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憤抑鬱成疾

公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疏皆為汪伯彥黃潛善所抑憤鬱疽作於背疾甚楊進等排闥入問疾公矍然曰吾固無恙以二帝蒙塵憂鬱至此度不能起與諸君復議討敵矣諸將皆流涕曰願盡死以報畱守善保貴體無遽出此言諸將出惟岳飛侍側

公復曰汝能為我殲滅金人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因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是日風雨晝晦大星殞於營中有旨拜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以訃聞

公歿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請上還京曰但知懷主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累尸於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惻黎民之心大震雷霆出民水火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死之日都人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為文以哭之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年七十時建炎二年七月十二日也卹典以侍從恩數進六官以通議大夫誥其第屢加至開府儀同三司

公死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相與請於朝言公子穎居戎幕得士心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為留守以穎為留守判充酷而無謀既至悉反公所為頗失人心穎屢爭不從乃請持服歸由是

兩河豪傑離心皆不為用所招義勇聚城下用命者復去剽掠而中原不守矣議者惜之

公留守開封時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公命陳求道治之七日盡復河之故道而漕運復通

建中靖國間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黃策上書自姑蘇編置某州道經文登感寒疾不能前進牙校督行甚厲雖賂使暫留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慰勲於公公即具供帳於行館及命醫診候密訊其

從行者云此校嗜酒而貪色自至縣即為縣之胥魁約飲於營妓而以次胥吏日更主席至調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公屢促之乃始同進

公與同社生林迪相友善林先公登第音問不相及者屢年官於萊之別邑挈家來謁公經旬而去繼以病告公往視之疾已革尚能語曰迪身如何公曰某任後事曰老嫂子女如何公曰嫂當養子當教之使立女當選佳士歸之悉如林意後以林女妻修職郎康森且慮居處南北又以已女妻森之

弟劬申愛好焉林子懋後從公討賊得官為文登
令卒於官其家素貧不能歸公親弔之厚以俸資
其行公之節義如此者甚衆

文公曰建炎初公留守開封招徠羣盜數百萬
使一舉而取河北數郡當時即可整頓乃為汪
黃二相所制怏怏而死京師之人莫不號慟於
是羣盜四出為山東淮南劇賊

宋宗忠簡公全集卷之九

二十一世孫文燦敬修

事狀

公姓宗氏諱澤字汝霖系出南陽漢汝南大守資之
裔五代之亂避地江南居婺之義烏生宋嘉祐四年
己亥十二月十四日巳時生而趣尚不凡有大志讀
書過目不忘游學四方藉藉有聲登元祐六年辛未
馬涓榜進士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詔廷對策限以
字數同輩相告曰必如詔可以中程公曰事君盡忠

自今日始豈可圖前列而效寒蟬乎遂力陳時病幾萬餘言且及吳處厚蔡確事曰自古興衰治亂悉由人材人材之困厄於朋黨今處厚箋註詩章臣恐朋黨之禍自此始主文者以其言直恐忤旨置公末科八年以將仕郎調大名府館陶縣尉攝邑事牒訴逕至剖析曲直迎刃而解不奄月訟庭闐然紹聖二年冬呂參政惠卿自大名移帥鄜延辟公置幕府固辭不就即檄公與邑令視河堤檄到值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憂國忘家者也適朝廷大開御

河陰冬役夫僵仆於道中使不以申奏監董甚急公上書帥司曰某非有避也時方凝寒鋪鑊一舉冰凍已合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霽之至初春可不擾而易辦卒用公言上奏朝廷從之明年河成所活甚衆五年循通仕郎遷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公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起里閭惡少嘗十百為羣持蛇虺擾民以規利稍不如意輒鼓譟擲瓦礫碎屋壁前令不能禁公密白之州籍其壯者為軍日得百餘人風遂革調文登令未幾

丁母淑人劉氏憂崇寧二年服除調萊州膠水令膠
號劇邑豪奸宿蠹挾勢虐民習以成風有溫包者恃
險告人率不實公案前後犯治之州別駕與包連姻
以位臨曰令敢爾耶公曰包犯法某以法治不知其
他也有強賊百餘人侵縣境率僚屬親捕之一士族
女被掠匿旁郡久不能獲公廉得其跡越境造賊壘
取女以出斬首五十餘焚其廬州奏功於朝進文林
郎同社生林迪者先公登第音問不相及者累年官
萊之別邑迪挈家詣公經旬而云繼以病告公親視

之迪垂革尚能語曰迪身如何公曰某任後事室人
子女如何公曰嫂當養子當教女當適佳士後以迪
女妻修職郎康森且慮居處南北再以親女妻森之
弟劾申愛好焉迪子懋從公討賊得官為文登令卒
於官貧不能歸公厚以俸資其行職甫滿丁父贈朝
散大夫公憂大觀三年循承直郎再調晉州趙城令
下車修媯皇祠新趙簡子廟且請於朝陞縣為軍書見
一書聞不盡如所請公曰方今承平時固無慮他日
有警當知吾言矣政和三年以薦改奉議郎知萊州

掖縣當路者市牛黃縣坐數百兩吏民惶懼公條具報部使者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病結為黃當此大平和氣橫流牛無傷者黃何自得部使者怒欲劾邑官公曰意自某出同僚何預獨書衛以上牛黃竟免公前後宰四邑其綱條簡而不煩所至稱治嘗語人曰某之作邑其始以信濟之以威信既孚矣威亦何用所至有去思直龍圖閣范公純粹知公深每對客語及作縣則曰如宗君雖古循吏未見其比尤為青帥王公專所知辟置幕府未幾專罷中書梁公子美

繼來公投檄丐去子美驚曰聞公名舊矣何疑而遽去也公力辭不獲子美欲新青城壁擬拆齊之樓櫓以助增修檄公往視公曰齊亦吾地損彼益此人必以公為隘願勿毀子美忻然從之五年有旨陞登萊濰密四州為次邊遴選能吏可任守貳者子美以公名應選差通判登州郡邑有宗室財用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取於民以應辦公條奏得免黃縣有大俠與河上居人有隙請於朝大起夫役治河事公曰是役也吾未見其利而徒擾於民條具

進并劾王雲張皇敵勢迫脅人主上以章示雲雲於
是憾公切骨九月會詔選易河北帥臣除公朝奉郎
直秘閣知磁州勅見首卷時太原失守真定攻圍甚急河
北河東州縣率託故不行公曰食君之祿而臨事畏
避吾君何賴焉遂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至
河上自北來者盡驚曰敵已犯真定矣雖往何益笑
不納庚辰至磁州磁經北騎往來人民流徙帑藏枵
然不復可守公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
為固守計不逾月而辦唯糗糧不足視帑中所有盡

以高價糴米數萬斛廣募豪傑應者雲集公度所儲
不能久贍又出俸助之由是民間爭獻金穀公上疏
乞邢洺磁趙相五州各養精兵二萬敵攻一郡四郡
應援上嘉之時敵騎再犯河朔攻堡塞不克遂治兵
中山大會酋長諸番部於真定晝夜急攻上親劄賜
公除河北義兵都總管劄見首卷有招安強寇號第十三
將首令者恣橫克暴不改故態馳騁市肆間公命斬
之公領所練義兵直抵真定屢與敵戰兵力單弱圍
不可解十月丁酉真定陷河北居民震恐公條畫邊

防要策與勤王之議并上之策議十一月詔知磁州

宗澤措置邊防利害可採除秘閣修撰勅見幹離不

自真定引兵南進陷慶源公大治甲兵聲振河朔幹

離不知有備乃東趨大名歷魏縣自李固渡渡河恐

公兵躡其後乃分遣數千騎直叩磁州公披甲乘城

令壯士以神臂弓射之敵退走開門縱兵追擊之斬

首數百級所得牛馬金帛盡以賞軍士其城上用神

臂弓者厚賞之自是人人奮勵迭出擊敵或守要害

日有克捷初刑部尚書王雲遣從吏李裕間道馳歸

傳幹離不語若得親王兩府奉使議和兵庶可解康

王頃嘗與幹離不周旋北人畏服乞遣康王朝廷從

之公抗章乞輟康王之行章丁丑王至磁公率官吏

迎謁王撫勞甚至公曰大王乃欲親使敵乎王曰奉

皇帝之命不可不行公曰聞敵由大名已渡河矣恐

不可遣萬一更如肅王為敵所留又將如之何以澤

觀敵情特設詭詞欲挽致大王耳會郊外飛塵亘夫

公密遣裨將張宗領騎數百覘之宗甫至三十里果

遇敵騎遙望問張宗曰是非康王與王尚書乎宗應

聲曰是復傳語尚書可速來宗回以告公密戒城中
為備且以宗所見白之康王曰敵情灼見願大王勿
行王因問所養兵公曰民兵可及萬人皆在近地有
急則呼之饋不費糧雲因責公曰公前日見劾何也
公曰如公固不足劾張皇敵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
某哉磁有嘉應侯祠州人事之甚謹請王與王尚書
共謁祠王謁廟州民遮馬諫曰肅王已為人誤送入
燕山初言至河必曰幹離不重信義大臣亦保無他
今果何如雲乘馬在後民益怒激厲聲指雲曰清野

之人真奸賊也謁神畢民如山擁皆露刃怒目視曰
此非王尚書耶雲乘小吏馬出遂遇害及王出廟門
父老前擁言曰離此門五六十里即有敵騎王雲乃
細作也王諭以不復北去衆始引退癸未王留相州
閏十一月朝廷遣忠訓郎闔門祗候秦仔等賫蠟書
詣王康王可克兵馬大元帥宗澤克副元帥起兵入
衛十二月壬戌朔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劄見公拜
命感泣乙亥王發相州至大名先是公屢言宜會兵
奪李固渡斷敵歸路衆議不可公自將秦光弼出東

西兩門夾擊之敵兵潰斬首數百級因拔城下寨光
弼兵不過千餘人更出迭進以撓李固寨敵既渡河
留兵數萬屯西岸有寨數百公遣壯士二千入夜擣
之破三十餘寨奪其資糧翌日會大元帥府檄至約
提兵會大名公即量留人兵守禦磁城盡提所募兵
進渡漳水宿鄴鎮履冰渡河時天大雪公披堅乘馬
與士卒同甘苦人皆樂為用癸未至大名王諭撫循
甚至論至終日公曰京師受圍日久入援之策不可
緩乞早處分王面諭公就副帥之職僉書公名繼除

公為集英殿修撰

劄見首卷

公翌日入謝曹輔至興仁城

裂礬書示知府魯懋并出蠟封令奉上大元帥府詔
曰京城失守社稷安危尚賴金人講和止於割地而
已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勤王兵總領分屯近甸以
同濟難無得輕動恐誤國事四方將帥亦宜體此汪
伯彥等在側咸以為然公曰敵人狡譎是款我師也
豈可深信以貽後悔丙戌王會幕府議行軍所向公
請直趨開德府次第進發以解京城之圍伯彥曰不
可敵兵十萬圍京城四控要害自衛南抵都城壁壘

相望覘者水火不通吾當量力何論解圍也公曰京城圍閉日久君父相望入援何啻饑渴方今之計當言軍中久不聞天子詔令願見君父既曰通和請亟退師設有詭詐則吾兵已在城下王從之命公先行審敵情大元帥以次進發公提兵二萬發大名出南門趨開德府聲言王在軍中庚寅王發大名如東平二年春正月公至開德府時遣精銳與敵挑戰前後十三出兵輒捷敵自是不敢犯開德癸巳王次東平敵挾帝迎王甚急遣中書張澂持詔直叩開德問王

所在諸將以不知答之澂曰敵方登城援兵未可進

徒誤大事公曰此賊來款我師令壯士乘城射之澂

與敵俱遁去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彥帥州兵千

人至大元帥府王命屯開德受公節制二月丁卯王

命公及黃潛善分領勤王兵已已再劄下

二劄俱公見七卷

得檄日謀進發檄閭丘陞人馬逗遛不前又聞王善

叛去遣人招集之得三千餘人戊寅劄再下

劄見公七卷

捧檄謂諸將曰王府今檄灼見敵情忍坐視乎是時北道總管趙野與河北東路宣撫使范訥命軍南華

自大名亂後尤無紀律日出剽掠甚於敵騎獨公日夕以都城之圍未解憂慮切至書告大元帥曰敵人果修好即應退師今兵久不解疑生變乞更檄諸道約日進兵同會京城公又移書趙野范訥魯懋以君父危急願協心入援

書見一卷

野輩盡以公為狂不答會

兵五旬無一人至者公欲以孤軍進召諸將計議都統制陳淬曰敵方熾未可輕舉公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効死釋之會得大元帥府檄令會合公進柵南華境上命淬曰汝當先諸將一行淬曰敢不効力進

兵未十里與敵遇出敵不意敗之即頓兵南華是日

康王發東平至濟州三月丁酉太宰張邦昌以偽命

潛主敵自宛亭引衆逼興仁列柵而屯復分兵寇開

德公遣孔彥威與戰敗之度敵必犯濮州遣權邦彥

嚴為之備兵果至接戰復敗之駐於近郊辛丑再戰

殺傷相當公自南華遣二千餘騎援濮州敵兵引去

復向開德遣邦彥彥威合軍夾擊敗之壬寅公親提

所節制兵進至衛南前驅報曰前逼敵營當少避之

公曰第言兩國既和久不退師我欲入覲君父敵無

得出寨諸將莫曉其意公曰以將孤兵寡不深入重
地不能成意外之功公操戈直前親冒矢石與敵戰
敗之轉戰而東敵益兵至乃既接陽敗而却我師追
擊不利王孝忠死之公令將士曰今前後盡敵壘進
退等死當從死中求生士卒亦知必死人人爭奮莫
不一當百敵大敗斬首數千級敵退却數十里據常
城公私計曰敵兵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若
盡合諸營夜襲我軍殆矣深暮戒裨將辛叔禧杜琳
盡徙軍南華敵果夜至得空營大驚癸卯自南華遣

兵過大溝河出敵不意龍擊敗之自戊寅檄後兵無

會者獨公屢與敵戰每捷到王嘉嘆不已於是承制

除徽猷閣待制

劄見首卷

戊午公得陷敵宗室二人問以

都城事言二聖留敵營未還公具上大元帥府已未

公起南華進兵臨濮遣人覘敵動息見其日夜益兵

增寨柵備守禦甚嚴公曰是教我師必欲由他道遁

也即夜遣兵襲之得其所掠人問以都城間事言二

聖已為彼邀取間道渡河北去矣公未之信方謀引

兵渡大河據敵歸路而對壘諸營一夕解去公方知

二聖果播遷北望號慟即自臨濮提孤軍趨滑州走
 黎陽由大伾至大名欲徑渡河迎取乘輿而勤王之
 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立欲先行誅討且密遣
 健步間道持檄安慰京城士庶檄見六卷時諜者言京城
 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或諸道兵皆來討逆則吾
 民重困矣迺貽書於公書見七卷公得大元帥書約移師
 近都城按甲觀變公曰人臣安有張紅蓋服赭袍居
 正殿者乎復上狀於王狀見一卷繼探報人申俊等申繳
 張邦昌赦文公讀之益憤怒即具申大元帥府繼具

劄告二劄俱見一卷公謂所知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上表勸進王不允公屢狀懇請狀見一卷王書答書見七卷公

再上狀勸進狀見一卷王再答書見七卷濟之父老軍民以萬

計詣大元帥府乞王即位於濟幕府羣僚或曰濟或

曰南京議未決會公亦乞於南京開府於是南京之

議遂定戊寅大元帥府命公部將士於長垣常城衛

南南華以次進發庚辰王發濟州至南京五月庚寅

朔王即皇帝位於南京大赦天下詔公赴南京行在

公上表賀表見四卷乙巳准告覃恩轉朝請郎勅見一卷公拜

命上表謝表分兵河上量帶數百騎徑自衛南南華

詣行在六月己未朔公入對氣哽不能語涕泗交頤

陳興衰撥亂大計極論當時人材上為之動容問勞

甚厚條進四劄劄見一劄上有留中之意而左右不容以

公為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提舉隨房郢州兵馬巡

檢事勅見首卷時復有割地之議公上疏疏見二卷上覽其言

壯之改知青州上丞相李綱書書見一卷尋以公知開封

府勅見首卷公拜命即日就道以七月乙巳到京城京城

自敵騎退歸樓櫓盡廢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時敵留

屯河上距京城無二百里金鼓之聲日夕相聞京畿

與京東西連亘數千里之民咸懷悚慄公到首發為

敵之淵藪者數人誅之又令都市曰為盜者賊無輕

重並從軍法由是豪強退縮盜賊屏竄人皆悅曰今

有宗公我不危矣公察人情粗安市肆商賈稍稍如

舊上疏乞回鑾見第一請時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有維

揚金陵一議公復上疏見第二請一日敵有八人以使楚

為名直至京師公訝曰是假此名以覘我之虛實因

議狀遺范公留守請收置牢狴奏取朝廷指揮范公

然之即具奏公復上河北京東路稅鹽劄子劄八月

除公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勅見公具狀

辭免狀降詔不允詔見公上表謝表繼奉詔令所拘

留敵使遷置別館優加待遇公上疏疏見再奉詔詔

七因出金人縱之上表謝表見丙寅賜對衣金帶鞍

馬上表謝表見時議者多以公拘囚敵使為非獨尚

書左丞許景衡知公最深上疏抗辯疏見八月二十

八日奉聖旨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論列章疏劄

下炤會公拜命上表謝表九月真定懷衛間敵兵甚

盛州郡有乘城固守者敵亦大治兵為攻拔計公欲

過河措置事宜乙未劄上劄見庚子公回自河北具

因依奏聞奏九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令宗澤其

功罪尤甚之人申取朝廷指揮繼拜詔獎諭詔見上

表謝表見公感上知遇益自奮勵京城四壁各置統

領守禦使臣每壁立界至以所招義兵分隸之隨處

置教場為閱習訓練之地造決勝戰車據形勝立堅

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隨大小駐兵數萬別選謀畧勇

敢之士四人充四壁提領公往來親按試之周而復

始沿大河鱗次創連珠寨結連河東河北山水寨忠
 義民兵及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公節制開
 五丈河以通南北商旅京畿十六縣內兩縣瀕河共
 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護四里有奇各令開濠深廣
 丈餘於南岸埋鹿角內圍結班直諸班人兵外則隨
 寨軍兵百姓丁壯等以備緩急之舉各有條序上表
 乞回鑿見第奏入不報再上疏見第不報再上疏見
三請不報再上疏見第有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公
五請復上疏見第公防秋之具悉備宮室宗廟省府臺部

並見營葺規模宏麗不異全盛時以東門乃回鑿迎

奉之地首加增修所分部人馬及閱習戰車招集人

兵足以禦敵十月復上疏見第公前後申奏多降特

旨事由三省樞密院則沮抑之至是公條具五事見

二聞有詔車駕還闕公上表見第繼拜詔將還闕公

喜甚再上表見第公自留鑰甫半載威譽四馳遠近

歸心招致豪傑如王再興兵五萬李貴兵二萬往來

淮上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餘萬王大郎等諸頭項

人馬百餘萬眾所至侵掠公徧遣人喻以禍福招徠

之羣盜素知公悉聽命相繼至楊進尤所敬慕願効
死軍聲甚振公諭曰軍中老弱婦女久被驅掠吾不
忍其無辜宜盡釋之進等奉命盡釋所掠幾萬人王
善兵七十萬騎萬乘寇濮州直欲來據京城公卑騎
往造其巢一見執其手仰天號泣曰朝廷當危難時
無一人出為時用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今日患
乎善感泣曰敢不効力翌日善有帶甲解甲之請公
命筆書從便二字越三日來降止以五百甲騎隨餘
皆解甲善拜於庭公以禮接之與飲許以節使臨行

請公到寨撫諸軍將有請勿行者公篤信不疑獨入
其寨第賞有差秉義郎岳飛犯法請正典刑公一見
奇之曰此將材也使立功贖罪適羽報敵犯汜水公
遣飛為踏白使以五百騎授之曰汝當為我立功飛
即行大捷而凱還補為統領公曰爾智勇才畧古良
將不能過但好為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答
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公是其
言共叅機務飛由此知名後遷總制自是軍聲大振
公誅鋤強梗撫綏民人經制財用各有條緒凡兩河

京東西州郡求軍需者即撤在京所有隨多寡應之
欲其同心濟難不以彼此為間也時行在所遣中使

傳宣撫問上表謝見四繼聞車駕南幸公復奏疏見十

一御筆批答詔見七公聞京師有稱御前收買珠玉人

紛擾民間或至強市立賞委緝捕人收捉請出榜告

報都人上表謝見四十二月邊寨駐於大河之北大

會酋長引兵至河上稍稍南渡西犯汜水北侵胙城

滑州以南沿河諸寨欲并兵力戰斷河梁申乞授師

議者曰敵鋒未易當不若堅守自固公笑曰去冬城

潰正坐此耳厥鑒不遠尚可襲乎命統制劉衍趨滑

劉達走鄭各提兵二萬戰車二百乘以分衝突之勢

且戒諸將不得輕動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過河

毋致臨期悞事敵聞之夜斷河梁而遁所獲甚衆二

年正月復自鄭入直抵白沙鎮距京三四十里都人

恐甚僚屬請守禦之策公方對客圍棋笑語若無事

時衆莫敢言退而分布部伍撤弔橋披甲登城都人

愈恐公曰何事自爾張皇命諸軍將士解甲歸寨曰

劉衍等在外必能為我禦敵選精銳數千以益之戒

24

曰宜繞出敵後設伏歸路毋輕出戰伺其至則縱兵夾擊且諭僚屬曰上元密邇盍舉舊法行之命榜市張燈五日暫弛夜禁往來車馬不異平日敵游騎至城下疑不敢入衍與敵遇大戰敗之收復延津肱城河陰至滑州尚有屯兵州之西三十里衍分兵夜擣之大捷悉得其輜重及收燈之夕捷書鼎至衆始知元夕正王師接戰於版橋之時公謂僚屬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得豫聞徒擾敗事公復上疏見十

二再上表見十三請三二月敵騎再犯西京公遣統禦李景

良閻中立統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鄭遇敵大戰為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敵景良遁去公捕得景

良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罪可恕私逃是無主也

斬首以徇繼俊民與敵將史儀燕人何仲祖王義等

以數百騎直抵八角鎮與都巡檢丁進遇進擒之致

麾下持書誘公公毅然曰閻中立失利死尚為忠義

鬼爾全軀苟活反為敵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人乎

命斬之謂史儀曰主上巡幸領重兵在近旬我守此

土有死而已爾不能以死敵我而反以兒女子語脇

忠武堂世乘 卷之九 事狀 十九

我耶亦命斬之顧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
出得已命釋縛犒以飲食縱之劉衍領兵凱還入自
鄭滑公勞問士卒第賞奏功散犒金帛有差敵知衍
班師復入滑報至公謂諸將曰滑當衝要必爭之地
有虞則京師不可守諸公可為我守城當親提兵取
之內儒將張撝請曰撝當効力公選兵五千付之特
為賞勞士卒親餞於郊戒曰若衆寡不敵毋輕出戰
以需援師撝兼程至滑身率將士與敵遇敵衆十倍
將士請少避其鋒以需援兵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

見宗公鏖戰至暮為敵所害公聞報遣統領王宣往
援且戒之曰敵惟恃衆當設竒以取勝宣至滑與敵
大戰於北門士卒爭奮敵忽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
渡河上收兵不追敵果夜渡及半宣進擊之斬首數
百級殺傷甚衆捷至公即令宣權知滑州載撝喪還
京公為服總麻哭於佛寺出俸飯僧哀慟感人復優
恤其家至死事士屬遣官問勞出錢帛給之人咸曰
死則榮矣公條奏功績乞撝卹典甚厚壬申有詔以
諸處人馬雖假勤王之名實為致寇之患

詔

公上疏

見十請不報再上疏見十請詔進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

見首公辭免上批答不允復詔見七公上表謝見四

詔進禦鎮江統領都統元帥勅見賜對衣玉帶公上

表謝見四三月公復上疏見十請不報有王策者本契

丹酋豪善用兵有籌畧敵委任甚專嘗從千餘騎往

來河上措置邊事公密令統制王師正擒之致麾下

公釋縛解衣坐之與之飲食從容與語曰契丹本我

宋兄弟之國今女直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以

刷君父之恥汝何不悟策感泣曰蒙再生之恩且聞

公之意使策曉悟敢不盡死節以報已而使就館舍

待之如禮公時與語虛實盡得其情大舉之計遂決

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樂相歸附當思我宋二

百年涵養之恩今二聖遠在沙漠君父巡幸未返能

同心協謀剿滅狂類期還二聖以立大功乎言訖泣

下諸將亦掩泣同聲應曰今四方義士雲集京師幾

二百萬人所齎糧可給半載亦嘗密遣人直抵兩河

探伺聞所陷州縣每處不過數百人餘皆脇從令衣

塞服此輩日望王師來某等願即日渡河以盡死節

公慰撫之京城內外所屯兵有八十萬人兵革之盛前此未有敵人甚尊憚之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所

屯兵悉退去中外帖然公復上疏見十詔賜湯藥及

傳宣撫問公上表謝見四再上表見十四月磁州統

制趙世隆與其弟世興以兵三千來歸公先去磁時

以州事付兵馬鈴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來

歸人以為疑公曰世隆本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

也翊日拜於庭公詰之曰前日殺守臣者誰世隆曰

事非得已衆以無糧殺斯人以止亂耳公笑曰河北

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衆兵

露刃庭下世興佩刀侍側左右莫不寒心世隆既執

公徐謂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

雪恥世興叩頭請罪曰公之號令如此水火畢入會

滑州報敵騎有屯城下者公謂世興曰試為我取滑

州世興忻然受命出告諸部曲曰吾兄擅殺守臣已

正典刑吾屬元帥釋而不問使我輩共取滑州衆亦

鼓舞公遺以金碗戰袍銀鎗等物部屬之次有差世

興至滑掩敵不備獲級數百得州以歸公厚賜之丁

進故巨寇有嘯聚數十萬衆其初降也人情鼎沸謂其非真管軍間勅等以甲士陰衛公曰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况人乎及進至公慰勞撫存甚至呼進首領數人飲食之待之如故吏進等感甚翌日請公詣寨公許之不疑進等益感畏後進黨有陰結以亂者進自簡殺之有相率逃遁者自追治之馬臯者進之次也每命出戰必先登一日自陣中傷還公方問勞撫存之而羽報又急公曰誰可以行臯曰非臯不可乃裹創而前大捷仍擒一酋長而

歸由公平日賞罰明號令信開心見誠故人樂為用命趙海亦賊之雄者屯板橋於路設橋以阻行人間勅芻者八人過海營海怒曰我畏閻太尉耶悉嚮之覘者以告公呼海海以甲士五百人從公方對客公曰殺芻者誰海曰無之公出報牒示海具服命械繫獄客曰奈甲士何公笑曰治海者某公何怯耶諭次將曰領衆還營善護卒伍明日誅海於市聞者股慄楊進者舊屯城南王大郎屯於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旦各領千餘衆相拒於天津橋都人甚恐以告公

以片紙批令二魁曰為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
功時勝負自見二人慙沮而退公當危疑處之裕如
如此公復上表見十請當是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
國者曰公之威名外疆敬服每有擒獲來者公遣契
丹漢兒引邊坐側推誠與語曰契丹與大宋修盟好
舊矣今女直既滅天祚又侵中國契丹臣民宜與我
共奮忠義殺滅羣兇以刷君父之耻吾心即汝心也
我不忍殺汝即釋之仍給資糧使去及令持公摠為
照各令持數百本歸散國人後有自燕來者云契丹

漢兒皆願得公摠以俟王師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

縣文見六卷又給公摠付被擄之人二文俱見六卷以措置因依

具疏奏見第二十請又奏乞差崔興知西京專一保護陵

寢太尉間勅充保護陵寢使復上疏奏見第二十一請公以

迎取二聖還京修治隆德宮惟淵聖皇帝未有蒞止

之所改修寶籙宮上疏疏佚五月再上改修寶籙宮疏

見二卷未報再奏見二十請不報遣范少尹詣行闕再奏

見二十請上撫勞之賜予有差詔答詔見七卷公與諸將議

六月起師及連結諸忠義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再

奏見二十四請不報一時權臣忌公成功從中沮之公嘆

曰吾志不得伸矣積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公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主上駐蹕於外憂憤成疾諸公能為我殲滅同仇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眾皆墮淚同聲應曰願留守善保貴體無遽出此言敢不盡力以負留守之望諸將退惟岳飛在側公復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晦冥公臨啓手足連呼過河者三無一語及家事公薨年七十為建炎二年戊申七月十二日未時也

公先乞休特加朝散大夫

勅見首卷

繼上遺表

見四卷

時已

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至是誥贈

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致仕

誥見首卷

公尹京未久而威

行恩洽流亡復業商賈輻輳人有長城之賴公薨之日都人為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相弔出涕都人以公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相與請於朝願加獎拔以繼父任時朝廷已命杜克為留守以穎直秘閣克留守判克至酷而無謀盡反公所為頗失人心諸將多不安稍稍引去數日將士去者十五六穎以為憂屢爭

不從穎曰勢所不加事必危殆力丐終喪得請與岳
飛扶護柩歸京口與夫人陳氏合塋於京峴山公為
人端方質直平居不妄笑語律已甚嚴苟悖於禮雖
毫髮不犯義所當為鼎鑊在前不恤中間坐廢屢年
杜門却掃賦詩自娛或清坐終日啜菽飲水淡如也
晚年尊顯祿餼稍厚而自奉甚薄所衣不過緋紵經
歲無所更製親族故舊窶而無告者多依公以為活
養孤遺幾百人故家無留儲其為文不事雕琢渾然
天成豐約中度於書無所不讀尤邃左氏有文集藏

於家子穎上狀乞謚於朝

狀見七卷

奉聖旨與賜謚下禮

部太常寺擬謚忠簡加贈開府儀同三司

二誥俱公見首卷

一子穎官終兵部郎中五孫嗣益朝奉郎通判福州
卒於官次嗣尹朝奉大夫通判慶州次嗣旦承議郎
浙東塩司幹官卒於家次嗣良承議郎知汀州次嗣
安文林郎充沿海制置司幹官曾孫十八人長普迪
功郎邵武軍大寧縣尉如圭提轄端平監遠隨州通
判有中明州通判餘未仕

承議郎知婺州金華余翺拜手狀

